

引子

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明乎為說之小者，未必遂無當於大道也。如必褒盲腐而斥稗編，則何以好奇搜逸者，乃往往得譚資於野史也耶！楚阿谷之陽，有處子佩琪而浣者，孔子於南遊見之，曰：「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！」其文見漢《韓嬰外傳》。而後之以此藉為口實者，遂未免有聽琴、奔月、偷香、窺宋之想，繼而出自不已之事，豈善學聖人者哉！然要知真聖賢必不作腐事，所謂諳於大道，而為學士大夫者，當不必徒尚乎口中之朱程焉可矣！茲說半出傳聞，因演其事，亦聊以蕊浪波痕，供鼓掌於一時云爾。若夫以妖豔之書，啟天下淫男子逸蕩之心，則妄語之誠，舌戰之禍，固生平所自矢不為矣。

江表蠹庵

蠹庵跋

讀《萬斛泉》竟，不覺拍案大叫曰：遊戲三昧，已成勸懲。全書憤世絕俗，半多詼諧笑話。說中說文人、說才女、說清官、說貞友，能使天下之人，俱願合掌俯首，敬之拜之而已。至裝腔之孿童、設騙之暗黎、狠毒之訟師、多事之乞婆、拚命之驛丞、種種諸人，何異一部因果、一部爰書、一部小史記、一部續豔異。有能奉此為書紳，帶之為韋佩，則不但人世清淨，亦得佛門歡喜。是濟渡一世之寶筏，維持天下之瑤琛也。若僅以小說視之，亦可謂不善讀是說矣。質之眾口，我言匪諛。

虎丘花案逸史

調風入松

且調律呂嚼宮商，花底漫持觴。亂紅深處鶯聲碎，聊指點，鑿破天荒。糟爛兩闈科第，醅傾幾代興亡。半世英雄多少忙，轉眼費商量。青蚨無數飛如蝶，熱血千年冷似霜。後得新聞堪笑，番成花浪詞場。

花案一書大意，詩曰：

風秀士奇開花案，雌狀元私賺春魁。

狠禿子情迷色陣，潑孿童刺犯霜威。

廉御史烏台執法，老驛丞蟻命成灰。

盡餘生兩番報捷，終湊合三夢為媒。